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午亭文編卷三十七

大學士陳廷敬撰

序引疏

存誠堂集序

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在密勿論思之地晝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謀同列不聞伏蒲之語外庭不知推賢與能慶流朝著横經講藝澤及生民彌歷歲

年延登受策於斯時也當大有為之日賛不世見之功休休乎濟濟乎駿聲鴻烈與五曜三階爭光映采可也豈猶與夫庭墀郎署備官散秩以及窮巷布衣韋帶之士競秀擒華角一字句之勝負嶄嶸名於蟲書蝨簡之中也哉雖然學術之不明久矣古之儒者窮經研義文禮詩樂治性理物罔可闕如況輔翊化成經緯彝倫而委棄大雅其謂之何此一代偉人神明寄託高標霞舉流輝成文有不嶄其然而然者非夫人之可仰而測其

津涯者也予於相國桐城先生得斯義焉先生深經學敦儒行解巾釋褐仕為史官其時已有終焉之志會禁林建直除學求賢登進髦士自是以來先生早夜侍焉積二十年餘而枋用所云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論思延登濟濟休休者公皆有焉而不以自居神明寄託顧嘗在丘中田間野雲流泉岑寂閒曠之地既掾筆内廬暨鈞衡台席本經術以輔治化浹豈幽遐時以其意發為詠歌高文清思孤行獨賞田家漁父

樵夫牧童則儲公之格高調逸趣遠情深也在泉成珠著壁成畫則輞川之秀詞雅韻意愜理精也以至香山之挺出於長慶蘇陸之各擅於南北跡其流風會其神解皆超然於自得之餘此豈有意焉競秀摛華角一字句之榮名者哉蓋先生之所蓄積者然也窮達不異其撿約樂不改其度故其得於心而溢於辭者有不𡺸然而然者矣先生之詩必傳於後宜擇可傳之人而序以傳之余忝從先生後時在直廬先生每以兹事相屬余

遜謝不遑於今十餘年所矣而先生督之不輟余以先生之文鋪陳鴻業鼓吹斯文數為典誥伸為雅頌者能言之士必將誦說而傳之而獨取其義於斯者是亦先生之志也夫

山行雜記詩序

康熙十三年冬十一月將卜
仁孝皇后山陵所宜地於遵化五龍山
詔遣重臣率所司往相視於是高陽公被

命行既還奏下公卿集議僉曰可
天子惻然念
陵垣所入民廬田冢墓多吾不忍其往視
孝陵遂可因厥績維用紓吾民大哉
王言子是以歎吾
君吾相之用其心於天下甚厚也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出不使人知者此宰相大臣之職則然若夫忠臣愛君
其幽憂悱惻思深慮遠又往往見於獨寐寤言咏謌嗟

歎之間蓋其中心之誠終有不可自掩者未幾高陽公以山行襍記詩一帙見示廷敬受以讀作而言曰吾所為歎吾君吾相之用心者其在斯乎我公文學為海内宗師翰墨滿天下作為歌詩有專集行世今詩十五章耳山川阸塞土風民物所宜設險阻而振凋敝者悉發之登臨覽觀裵裒憑弔之深情夫寇匆造膝之語予小臣所不敢知而所可知者庶幾於是詩焉遇之於是益知我公

之用其心於天下為尤厚也廷敬備員講席兼直
起居上而
乘輿出入典制詔令下及諸司百執事之敷陳獻替例
得備書然日侍
上御宫門但遥望見宰臣上奏事則斂身引避如不及
使得循故事操尺簡濡筆直書其後於以揚
君相之美而傳之無窮顧不為一代盛事哉而惜乎公
之用其心於天下者僅於是詩焉遇之也是時閣臣奏事起居官不

侍今典制
釐然備矣

合肥李相國詩序

昔吳季子觀樂於魯工為歌詩其於十三國風俗之美惡及文武以降政治之得失季子皆能辨之若身際其世目擊其事者而當時詩人偶觸於中形諸諷詠或不自覺其所由然也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子輿氏謂誦詩讀書必先論世國風之有正變二雅之有盛衰豈作者哀樂之情有所偏吡於其間哉亦時為之也順治之

十有五年嵗在戊戌今相國李公與余同登孫君承恩榜及秘書之選二人者又相同也歴
今上御極前後四十餘年
聖天子武烈有不戰之功文教有從欲之化當是時萬邦咸寧百職就理儒臣載筆出入禁廷如公與余者親見徳化之成日覩文明之象或休沐少暇則置酒論文賦詩見志以鳴愉快今相國之詩具在其為歌功頌德者什之二三其與余贈貽唱和者亦什居一二自古作

者多矣有唐以來獨推李杜然其困躓流離已甚其詩多戹窮憂世之詞以例三百篇列之變風變雅可也今李公位尊燮理沐浴至治之光華發為詩歌鼓吹兩間之和氣譬之於樂叩鐘擊玉絲匏雅頌諸什陳衛之趨數哀思閭巷之折楊皇荂雖欲干其律呂而不可得則夫際文武極盛之時而兼李杜二公之手筆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詩經為經史子為緯而組織之以性情四言典雅淵秀深造吉甫之清風彭澤之逸韻也五七言古

以少陵排宕之才運昌黎摩詰之筆五七近體格律精
嚴神韻灑落在王杜伯仲間斷句緣情綺靡似竹枝一
唱三歎似樂府此固各臻其極者若其取材之浩博則
如觀滄海入珠宮珍貝陸離光怪眯目其筆力之沉著
如巨靈擘山獅子搏象其摹寫景物則山水烟雲花鳥
變態盡入鑪錘如大冶賦形渾然天成而無刻畫之迹
若此者溯流尋源直追騷雅牢籠漢魏陶鑄宋唐實集
百家之大成允為一代之宗匠矣設有知音如季札者我

朝主臣一德之風以及公生平光明俊偉之槪皆將於詩乎識之天下後世不乏讀書尚論者定以余言爲不誣也

萊蕪張先生遺詩序

敬生始齓齒解爲詩又五年應童子試於潞州光禄公爲諸生父子皆試於學使者學使者萊蕪張公問知余能詩獨不試詩試五經義立就曰吾以子冠諸童子光禄公在髙等食廩餼而伯氏長公是年以經魁於鄉於

時父子並受知於公而公遇之皆有恩意故余自束髮迄於今老矣每念公遇我厚樂稱道公之賢以媿世之名為師弟子者雖然敬豈敢阿其所好哉公為學使者清公能知人為當時第一士為公所知者皆至大官公去數十年及公歿稱之有感恩泣下者蓋公之清不名一錢名錢豈得為學使者豈得為凡為吏者是誠無可奇況不足以為公奇而余稱之者以習俗之所難也而且不怵於上官不奪於豪貴其公也尤人之所難也其

知人也則失於余而猶靦顏忝為大官其勝余者或以功名或以道德而講學巖隐垂名冊書甚衆將必有傳於後余不忍廣為諛以負公故皆略而弗道焉公既以直道違時卒用是受譴於上官故曰習俗之所難也公去官之日布袍蕭然策騎而返過吾邑吾追送公於野店之傍公怡然無幾微不豫之色第曰子勉之矣千秋事業一日榮名失得在人取舍在巳子擇而為之余泣以拜受命令依依逆旅贈處之言余蓋有媿於公也敢

後荏苒入仕公一就視於京師別去數年而歿公為鄉先生貧老嗜學以化其鄉人間為詩自娛公以正學自任沿流溯源晰河津餘姚之微嚴考亭象山之辨晩年造詣尤深與鄉人處游雩浴沂吟風弄月鄉之人莫之能識也公所學者大而難舉況以余之不學負公之知人而欲强顔以為之辭其不可也明甚自念始以詩聞於公無寧取公之詩而諷誦之以畢余之思乎因就其裔孫嵩求公詩嵩曰公不樂以詩名詩成皆緣手散去

固求之得如干篇伏而讀之皆非公之至者因復自恨余寡陋湮塞皓首無成既不能推明公學使有聞於斯世尚欲因公文章之一體叙而傳之使後之有志於斯文者知余以詩受知公而不以詩負公則余之終始於公者不惟以詩而即詩猶可考而知也乃公之詩少有存者幸而存之又非其至者然則天之有意於斯文其然耶其未然耶因又謂嵩天果未喪斯文也子必求而得之辛巳正陽月受業門人陳廷敬拜手敬書

張子潛詩序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長德賓接後進研鑽文學余摳衣捧手侍公相見促數公每稱吾邦邑之賢以相淬礪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阨鬻豆腐於市中無書籍筆札從鄰人借得書流觀掩卷不更尋誦若夙生所記手畫心温精魂奔會當其得意茅店孤燈蟻輪馬磨躕躅行吟甕牖堵牆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

閧笑已而又言老人愛其門前芝草鹿麋田之句故别字之曰麋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之舶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姑以其所爲業推類而喻之如玉禾之露而澹旨圓潔也如蘭肴珍饌齊和華錯而氣馨色腴崑山之脯元圃之葅讓其濡潤豐美也迨求其人而迨乎遼乎不可即也後二十年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擔簦負笈見余於樊川之上而詩愈益工蓋不以余之流離世故思雜風塵而猶謂其可

比於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涉旬月袖其新詩盈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晷縢席絮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惠中有加曩昔至所云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往者曹郎鄭君見黄公棃洲而悦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黄藁自序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黄豫州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子見棃洲亦年三十有一遂以見黄自名其集黄公遺老宿儒唱道於浙東寒村子之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

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潛亦華顛窮老方負其雋辭麗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黃公其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志不以為媿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石鴟山房詩序

汪子鈍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所稱賢豪之士爭慕與之游而鈍翁意所不可不肯茍隨其所可者必其人之果賢者也居堯峰十年絕跡州府四方大夫士多就之

者幸而被其容接聆其言論而歸莫不爽然若有所失充然若有所得焉及其嘗所與游去為達官貴人雖欲一望其音塵而渺然不可得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獧乎若鈍翁則孔子所謂獧者矣堯峰之麓曰石隖王子咸中築室讀書其間與鈍翁所居為鄰輙相與登臨晏息乎隖中席文石酌芳泉攬山川之勝概舒贈答之雅懷柴門村徑晨往而夕歸於是鈍翁既為石隖山房記又數賦詩以歌詠之咸中合其前後所得

若干篇書於冊且以博徵海内之能為詩者而以自鳴獨得與鈍翁游有如此也則其人之果為賢者不槩可見與或曰鈍翁之於人也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似隘而不弘矣夫猥者有所不為孔子有取焉苟不察其人之賢否隨世俗為毁譽而又因以私於其人則是以聖人之言為不足信而使鄉愿之説足以惑天下也咸中曰善請書以為石隖山房詩序

轉蓬集序

夫人有取於物茍可以寓其耳目洩其心思服習之不厭樂其中而有以自得焉雖世之可慕好而宜以為樂者不以加於其心其所見若此而止耳夫茍以寓耳目洩心思以為樂而忘其宜可慕好者非樂之至也然而不能强其所不見者姑以是為樂焉而已今夫塵羮土飯木胾童子取之以為戲當其戲也樂之不厭長者以謂塵羮土飯木胾也語之曰此不足戲童子其肯信之嘗試與之齊以蘭梅調以滑甘炮生切脯滋芬完兼則

以是為適然而不足以戲何者其所見若彼故所樂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吾少而樂乎詩大抵所樂固其所見者而不能强其所不見者後得馬君玉坡與之論詩然後知嚮者塵羹土飯木胾之類果不足以戲而不可以為樂也别玉坡數年玉坡詩益工而余於詩廢且不為嗚呼吾嚮者所見在吾之詩童子之塵羹土飯木胾也既而所見在玉坡之詩故又以為長者蘭梅之齊滑甘之調生脯而滋芬也過童子所見矣今者所見不惟在

吾之詩與玉坡之詩意者太羮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蓋將求其宜慕好而可以為至樂者焉雖然今之所見既異於昔安知後之所見不又有異於今者耶顧與玉坡深思而極論之而姑記其說以為轉蓬集序

歲寒吟序

余性不能多接物比年閒居顧復喜賓客去年赴召歲晚嚴裝與家人别獨與客數輩俱既至數日而歲除為治具延客上坐燒燈灑酒以為客歡酒數行客皆

低佪感慨羇旅別離之思見於顏色余亦因以不樂遂罷去改歲數日江都殷子以其所為詩歲寒吟十五章謁余讀未已驚曰異哉夫人之才之詩也悉召諸客使更番讀之每一客讀未終篇諸客從傍皆昂首拊掌大快嘯咏稱善皆曰異哉不圖詩之至此極也讀既已命酒觴客且曉之曰客亦知遇不遇之有道乎夫殷子居於外五年矣以其雄才灕思奔逸陵轢於詞場意得神王無羇旅別離之感若忘其身之為客者而至矅靈縱

鑾光流景急感時節之易邁慨青序之復來於是始窮幽情殫微緒發作於清言麗句之間以視客之辭家匝月更一歲除輙有無聊之感者意度不侔矣且夫殷子天下士也游光揚聲如以寶珍陳於五都之市公卿大夫過焉猶且忽而不察而況乎幽遐之質藴璞之玉所從與游如僕者又碌碌不足比數之人欲早自振拔於窮巷席門之中一不遇則靡然思返何其過也雖然以殷子之才且賢彼固必有遇也客姑學殷子之學學如

殷子其亦無患乎不遇也矣於是客皆喜而酌盡醉大樂而後罷明日且授其語於簡會殷子介吾友左司農王先生問序於余王先生旦晚且登用將有進賢用士之責者為書其與客游處之言以告之且塞殷子之請焉

海寧查布衣詩序

海寧布衣查君諱容字韜荒一字漸江有文名聞於世歿數年余始得誦其詩余嘗論士必有直方特立卓犖

不羈之行其心之所存語言之所發始能不茍同於流俗而後之誦其書者雖千百世之遠猶邈然想見其為人此文之所以可傳也豈不繫乎其人哉若君者於吾心有所感焉君少時應童子試於有司隷止君搜檢君大怒曰朝廷以取天下之賢士而有司以不肖待之遂拂衣徑去不試以布衣終君生有異禀讀書經目輙不忘於書無所不讀所讀書皆能誦說之論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制度因革地形險易明晳如指諸掌如懸河瀉

溜滾滾不窮也顧獨喜飲酒世嘗譏其使酒罵坐然遇人無貴賤皆盡其歡其心所不欲雖貴人不以屑其意以故貴人咸嚴憚之而卒不敢有所加於君嗚乎此豈可易及者與而人或謂其肆志輕世以明高過矣又其甚者或苟得婾合以希一日之虛聲咸指目君為異物而其時安貧樂義之士嗜詩書慕林藪不為得失利害動其心者皆感興於緒論被服於流風君之力亦不為不多也君吾既不得見今讀君之詩邈然如見其人焉

此君之文所以可傳也聲山君宗也曰盍不書是語以為君詩之序余曰諾為點定其詩而書之篇首云

吳元朗詩集序

於乎此吾元朗之遺詩也元朗以藐諸孤承先人之緒修其家學詩名盛於一時而戊辰對策萬言超然獨異予時讀其文廷中曰此必吾元朗也當魁天下已而竟弗得後予在戶曹元朗為郎官以其暇日得與論詩予嘗謂元朗古人有言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

如詩夫文以載道詩獨不然乎自昔宋初學者祧少陵而宗義山雖以歐陽公之賢猶捨杜而學韓歐陽公詩不逮文固無可論然亦豈非以韓詩之為尤近於道與近世詩人多學白香山香山之詩視義山為優然當時之人已有議之者而杜牧之為特甚則其弗幾乎道者不為時所重而傳之後世得無流弊也不其難與二子予之鄉人也予不敢諱言之昔有吳中巨公自負攬文章之柄一日謂予人不學杜詩斯可矣予心識其言之

非而未有以應也今吾子生長吳中才俊之區能不狃於鄉人之見取其近於道者去其不近於道者此予之詩所以見重於時也元朗以予言之不謬故時時與予論詩今元朗已矣此予之所為悼歎過時而不能自已也先是予在内閣元朗以曹郎考選科道官

上顧問廷敬此數人中有素知者否廷敬奏言吳璟有文詩名最甚是日試奏議元朗果第一授給事中進都給事中亡何以宴會細故落職

上惜其才命修書於殿廷及分書得書畫譜予在内廷又復得典勘其文同時被

命者侍郎孫君樹峯中丞宋君堅齋學士王君麓臺給諫王君耳谿皆雅重元朗雖以諸公蒐羅編譔之勤而元朗尤晝考夕稽爇脂繼晷殫精積瘁為書百卷將呈進而遭太夫人大故以歸歸而卒以孝死嗚呼使假之以年其進於道而有為於世當必有大過於今者葢天之生材亦難矣松楝栢梁不待百年而斤斧尋焉或芝

蘭當戶鋤而去之天之意固若此與抑亦其人之為之與此予所褒衷悼歎而不能解者也元朗卒之明年友人徐子葆光將輯其遺詩而問序於予是以追憶與元朗平昔論文之言叙其仕進退處之大畧如此若元朗之詩之卓然名世而必傳於後者則天下自有公論也故不復詳著云

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比在直廬

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為誰悉以聞維時以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為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游絶少以今所僅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葢桐埜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惠然貺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

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惠然貺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劘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為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盛矣乎而終以窘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間出者也桐埜久在翰林而蕉飲攺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為詩洋洋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

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也

上嘗有是言矣

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其時名卿賢士賡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兎罝考槃之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音節被之管絃蓋

詩之為教弘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未嘗不在兎罝考槃間也蕉飲歸而涉遠林探澗谷與野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適其樂而予且歸老於田間茅簷竹簟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遥為屬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

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

讀書紀數略序

極天下之至賾者莫如名物紀天下之至賾者莫如數自一名一物以至十百千萬之名物有時而盡自一數以至十百千萬之數用之至於不可勝窮夫一名一物各有本根至於數豈無所自始與蓋數之始至微渺矣而析之縷縷而不盡其變合之渾渾而莫窺其端近而日用飲食之末遠而家國天下之大原其始而要其終莫不有至理存焉知之坐照而無疑守之服膺而弗失適歸乎性命道德之極致焉數之時義大矣哉善言數

者莫如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能知數之所自始而後能用數以作易易之數始於河圖自漢魏以來洎有宋儒者莫不推言之而卦爻之數始於河圖之中五蔑有能明著之者是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加倍推之之法又往往支離而弗合言易數者既不知其數所自始則將無以驗之事物體之身心或僅漫視為卜筮之書余滋懼焉往因退居多暇玩索彌年於此恍然自覺有得歲時流邁衰暮孤危欲就正世之有道君子而決

擇所適從也有味哉宮中丞公之讀書以數紀書也予覽之躍躍然有感於吾心焉謂其以數之為可貴也則必能求其數之所自始者矣公味道合經述作不倦上自金版玉匱之書旁及海外名山之籍逖訪遐稽其繫於數者紀之於冊其數之所不繫者罔不穿穴釆掇横見側出於其間如編貝聯珠璨絢震耀盪人心目其善用數也如此予是以因讀公之書姑以向所得於易之言數者引其端以質於公若其精微之指則非親聆公

之緒言固不能縷悉其萬一也方公之為是書也
上視河駐蹕淮上公以所撰初卷及義例奏進
上覽而嘉焉命以例編緝夫以學士大夫歸田野處道
幽閑而託篇翰與
人主相上下可否此亦不世見之遭逢儒林之美譚不
朽之盛事不惟公一已之為榮而已也書成既進
御問序於予予髦且老而益喜學易乃以其芒芒然憧
若有所得者質於公自忘其熒燭之明不足語於白日

之昭昭也不禁其逌然顧影而自笑矣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義序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葬久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失路別使人瞯畢先生則身自耕於田要所使人留止其家與之坐而食以食畢先生無僮指其所食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食且自飼其蠶日昳時至畢先生家則蓬藋滿門徑牛欄雞塒雜置堂下堂中則處其所自飼蠶庯容入其東

一室流塵蔽凝畢先生擁篲徹席揖客而坐坐定視畢先生葢冥然農家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炙轂過髠吾雖未見其人聞其語意者即畢先生其人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農民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而家獨多蔵書滕國君臣事跡典故文字闕史家者尤多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論磅礴澶漫汪洋恣肆旁紹曲摭横貫埶出指畫口道如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天光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爪開張而波騰雷動也如

驅騏驥騕褭駕重車臨廣途停策委轡不終日而馳千里而駑馬顧望嘶鳴蹢躅遵乎其後也予所信為其人其言者豈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亦歎息不能遽去畢先生飯我以脫粟酌我以流泉因留相與深語而後别居無何為書數千言以所輯録明以來制科之文數百篇抵予皆手自抄寫旁詁夾注細書如繭絲牛毛每一人則叙其問學治行著述本末可以系之國籍屬之史乘皆所謂世不常見者近時館局編纂家其能有此

乎不也畢先生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之志也予實憖非其人而悲畢先生之志惜其將老而無傳也為序夫訂交之所始而因以略著其得於畢先生之萬一者如此

張氏合刻家藁序

古之文近於古之制科之文故工之易今之文遠於今之制科之文故工之難此今之文所由以大遠於古之文與雖然文者載道之器道無古今文無古今也以今

之制科之文論之所重者厥惟經義經者聖人之文而
聖人之道載之之器也今夫人自少而長亦既服習其
器矣其擬諸其心而出諸其言也猶未遠於聖人之道
故古今取士之法由宋迄今更數百年其法不可變而
經義卒不可廢夫古之將相公卿名當世而傳後禩者
由三代漢唐以來何可勝數而自有經義其間將相公
卿果皆可以名當世而傳後禩否耶雖不能盡然果猶
及於古否耶若猶未及於古則無乃夫子所謂莫不飲

食鮮能知味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或明知之而故叛之者耶誠若是是豈文之咎哉使由今之文以求古之道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居晉之鄙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猶有存者故其人多君子長者而積學綴文之士亦往往而有而尤加意制科之文若故少司寇東山張公以名進士起家所歷官有聲望世所稱君子長者也其諸昆季攻制科之文合刻家藁而問序於予予非能為制科之文者烏足以序之因道古今制科之文之得

失之故又以為士君子所以立志行身當求古人之所以為人以幾於道而不貴汲汲焉效今人之所以為文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儒者之學以求誠也而誠貫乎學之終始傳曰不誠無物況學之大乎六籍皆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書學者服習其文至於老死鮮有明於心而行於身者則亦不誠之故而已矣夫天之與人一誠之所為也故舉念而

天監焉出言而天聽焉行事而天視焉禍福之報各以類應亦惟其誠而已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夫善惡積之而至於極則誠矣誠安有不感感安有不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即感應之謂也古今言感應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予觀太上篇中既列善惡之目而於終篇則要之以語視行三者夫一日之間三者皆備可謂誠

矣而又積之至於三年則誠之至矣禍福之應豈自外來乎夫無妄之福無妄之禍君子無所容心焉若夫致自已者正當取之以考其善與不善誠與不誠如是則禍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諱言之者竊以為過矣一日在內直見查澹遠宫詹手一編專視而貌肅若神明與俱者就而視之則感應篇集註不書撰人名氏其箋釋則先發明義理而後證以事實更引他說以暢之其文約而不漏詳而不襍切近而顯明用之警世動俗可以勉

進於正而懲創其邪僻與六籍所載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指無異焉而澹遠好之如此其誠由是道也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若旻天鬼神之降監其有裨於吾儒立誠之學者豈淺尠哉余嘉是書之可以警世動俗也遂出貲以付剞劂澹遠屬予標其大指於簡端云

筠廊二筆小引

予老而失學欲繼焫燭之勤而靈源翳塞明瞳昏如嘗竊自笑吞紙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飽蠹世即有之吾弗

能已然以結習驅使不能自休輒欲效海南宗人晨夕陳五經拜之與以略識字於萬一者而匆匆塵坱中亦不暇以為以是之故凡以文字見遺者多至累帙少至尺幅寸箋謹拜而受之雖不能卒業心竊敬愛嚮往焉牧仲先生見示筠廊二筆本天咫極民彝朝章國是前言往行具焉余獨能讀之終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學術為吏治兩開府於東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益覃精古學著書滿家筠廊筆其一也今茲晉冢卿總百

官任大事繁而誦詩讀書為文章益不衰此余之所以尤愛敬而嚮往焉者也先生方以

聖主眷遇之隆出其胷中萬卷書盡展底蘊以贊襄太平無疆之大業而余且優游卒歲於山巔水涯得先生所為鈎廊之三筆及四五筆而未已者坐卧讀之拋午枕之書飽殘年之飯樂而忘憂不知其老之至也則予所得於先生者不其多哉

施鴻臚對菊思親圖引

日居燕市寥寥如無人莊生所謂逃空谷而喜聞人足音者余茲有焉燕市四達九逵日昃朝夕之聚十萬家自公卿百僚下至傭販皁隸狗屠者流唱騶呌讙塞於道踵相接肩相摩也而曰寥寥無人曰空谷不太過矣哉顧余所謂無人非真無人也無至余門之人也謂之空谷奚過乎余有幽憂之疾性又好餌草木藥物之味時時獨求醫於市中庶幾遇其人焉故與吾遊者醫之外無人焉耳矣醫又輒難其人既而得鴻臚施君培菊

與之遊稍久吾之所謂其人者其施君與吾私怪施君何以字培菊曰先人好菊吾親之所好謹識不忘云爾而能畫者為寫其形曰對菊思親圖培菊以一物之微不忘其親之所好將孺慕之終身焉此其所志為何如也培菊又言始吾里中陳生雲客善畫人貌與吾父遊吾父之存也貌不及畫歿時雲客遊滇南使它畫工畫終不肖心恨之其後客有請畫吾像者輒辭謝去曰吾父像未有畫吾何以吾像為久之雲客歸自謂能追畫

吾父葢昔雲客與吾父以奕遊甚習也至是雲客閉一室静坐曰取碁枰來狀若對奕者居七日夜每夜深乃開戶相接語晝卒不成竊謂雲客欺我乎明日從壁空中私闚之枰上有像焉驚失聲曰是吾父矣其時老僕先入戶見之拜伏地及吾趨入諦眎之無不肖也大哭淚湧血出殷紅漬枰紙且哭且拜又轉而拜雲客葢自是吾父始有畫像矣夫然後敢請畫吾像及菊語已泣謂余得夫子一言可以永吾思矣夫畫像細故耳培菊

既鄭重之宜其不忘其親之所好也況其有大於畫像者哉況其有大於所好之菊者哉吾故樂觀此圖而識其事以見吾之所取於人與人之至於吾門者皆非苟然者也培菊名庭銓常州無錫人自其先世有詩書禮樂之習而兼爲醫至培菊十四世矣而有科目者七世之爲科舉之學者多矣或數世而無其遇焉培菊之世顯者之多如此則其爲醫之道亦可知也夫

乾明寺修葺募疏

澤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澗谷幽窅流泉出焉其間有寺曰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剏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棟折榱崩風日穿漏圖像顛墜僧徒散奔余過而慨焉昔郡人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隷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七斡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輩居之二十餘年兵定即其處興造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則僖昭之際也戈鋋蠭湧禍亂叢生宦者強藩煽災肆虐昭義一軍孤懸域外而梁晉紛紛夾河爭戰

及其後也汴人夾寨之營馬牢之戰烽烟所届遺壘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不知當時鋒鏑餘魂朝梁暮晉其何以為生也且又安得此餘閒出其物資以事營建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鑿飲樂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念其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恟懼掉眩於兵革闘亂之間者豈不以此為

極樂淨土而彼為鬼國灰場此為瑞日祥雲和風甘澍而彼為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涌閣變現於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施補獘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將復為荒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恧也夫余里居之始僧來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慮數十村落長者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

居士一言以為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為詞以請也兹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念余不復能辭因略敘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為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逹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毋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毋怠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尚善圖之哉

海會寺石堰募疏

余每歲冬春之交煮粥於海會之東偏玉鵲菴者三月以食原野道途之人時至其處身自經紀其事自玉鵲迤邐而西平沙曠土度可百畝杖藜獨步遥陟寺門流泉滸滸適出百畝之上若疏瀹而挹注之資其灌溉皆可為沮澤沃壤也而乃皆在荒沙蔓草斷溪亂石中詰其所以若此者蓋傍皆臨河方冬水涸見為空野夏秋水至故為河道失流漱急沙草漂流泛洋漫澶其勢可以盡百畝而吞之是以耕者謹避焉且夫將以廣田先

須培土一難也田成河衝與無田同二難也不有隄防
其畧克田三難也以此三難是以鬱為平沙閉為曠土
廢置於溪流石磧之間者今且將千年矣余低徊彌望
浩然而歎於時寺僧言昔者故冢宰魏山張公嘗有意
於斯矣輟而弗興今公既歲輸金錢設糜濟衆畧不捐
貲築堰堰成而田然後陂山通道舉鍤引渠永作耕畬
蔚為水耨歲以所贏粟為粥資其德不更多與余曰唯
唯獨善不若與人請與衆共之蓋此邦之民亦既苦矣

環邑數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今數百里之高山有數百畝平陸不可謂非幸矣而將累土引水築防以其三少搆此三難余何力之與有與衆共之亦其勢也且吾見今留心民事者往往言西北水利近吾邑者惟沁水水既洿下地皆墝埆仰高無所得水利玆寺之流泉如建瓴寫瓶決然出地上而不能為地用則豈盡無水與水下之咎哉水利之興肇於魏史起引漳水溉鄴田起之言曰漳水在鄴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

智也乃吾聞昔者張公所見與今同非前之人盡知之不及也或者其力有待於衆與沿門持鉢雖釋子之事則然而將興事以濟人則余曷忍辭焉昔起又以漳水不溉鄴田二百畝當行田百畝謂之惡田今儻因衆之力以為善田

聖朝方以養民墾荒為政田既善而賦以正供民牧人長舉斯義以行之為益溥哉

午亭文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大學士陳廷敬撰

記

體仁書院記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元簿為晉城令晉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天壤至其所以為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創殘之餘

禮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為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徳之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熙豐中士之儁者連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往往介出其間迄於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徳化之盛猶有存焉先生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也令則平壠遺墟舊跡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張公祠左其後𨺗使

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檄州守徐君祠先生於中以伊川張邵朱呂諸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為先生設也未及百年墻屋圮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康熙壬申之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慨然興歎作而新之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咼構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既訖工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王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

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為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為聖或以為師皆其必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謂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故鄭氏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也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為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配焉房玄齡建議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貞觀之末正夫子為先聖以衆儒為先師由是以來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閒嘗竊有議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聖先師並為一人揆之禮經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

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謂之師矣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欲進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為師勢必有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乎濂洛關閩數子者繼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也孔子之或為先聖或為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定論然則後或十百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者並而列於廟堂之上也哉茍使數子者並四子而列

於廟堂之上將無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學也文廟猶古之祀也體仁書院為先生而立祠先生其中並有合於先王之教有學有祀之義可不謂盛事與而余謂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為聖或為師歷千百年而始定之說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先生者既以其特祠為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尊先生之道者為是說以諗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

以諷諸生之學業吾不敢以規有先生言語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徳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也紅亭記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二十一日予與侍讀王君貽上被召入直

乾清宮之南殿宮中所謂南書房者侍讀學士張君敦復晨夕侍

上之直房也予與貽上入直二十有八日而與敦復覩
宸章之巍焕仰
天藻之昭回見
聖天子萬幾燕閒從容於文章翰墨之娱而侍從之臣蒙
恩寵而被清光有歌頌所不能形容而言語所不能
紀載者遭逢如此嗚呼盛已至於宴賚之便蕃尚方珍
食日賜者三而湯茗果餌特出
上命者日一至焉方是時含桃始熟大官初進御

命徹御前盤以賜之自是則日以為常風露醲郁色味兼美諸臣日得饜飫馬蓋自予與貽上入以及出含桃之賜相終始云出之前二日敦復語予曰他日歸江南置隙地為園構亭其中名其園為學圃之園名其亭為也紅之亭子為我記此亭也杜子美之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亭名之取義以此也夫以子美之不遇時俯仰今昨感愴興懷以自寫其意於咏歌嗟嘆之間今敦復之意何取於斯耶吾見敦復起史官

天子特拔擢位之論思之列去年冬思得經術文學之
臣以朝夕左右而敦復長直
內庭眷遇至隆一日之中恒在
上前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疾趨
宮門漏下十許刻廼歸日夜無暇是敦復立朝之日多家食之日
少即有亭又烏能居也然吾嘗觀古之君子功成名立
而身不居如子房之慕赤松李泌之歸衡山流風遺韻
輝映史冊焉敦復出其幼學壯行之志見諸事業功成

身退優游江湖之上而繫思廊廟至於一物之微一食之頃不忘

君父如子美之詩之所云其亦將有取焉者與且吾聞江南多名山水江山之樂風物之美余夙願遊焉而且有卜居之志也異日買田鍾阜之傍築室青溪之上扁舟往來泛大江涉南湖以時得從敦復遊敦復館我乎亭中相與流連吟嘯而

天子念敦復舊勞時遣使存賜其家余於其傍復得沾

大官珍味與敦復唱予和汝以歌詠
聖澤於無窮則又非子美之詩所可同日而語者已

老姥掌游記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髙天下此三山髙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竒詭嶕嶢而為峰窈窕而為壑崎嶇而為嵋崚嶒而為㟧㠔嶭而為巘弗巒而為巒岭嶝而為岫嵾嵃而為巗其又南則砥柱

析城岩壁重複峭竦如樓堞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静深闕扃奥閟蓋陟樊山之巓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涘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嶕嶢壑焉而窈窕

峒焉而崎嶇崿焉而崚嶒巘焉而巀嶭巒焉而峬巆岫焉而岭巆巖焉而嵺廓數十里之内聯嵐亘暉俯可摶攬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葢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巒巖巒之美已如此況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遊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陟屺樓記

嘗讀詩至陟屺而愴然以泣也余弱冠通籍官京師五年謁告歸省覲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當風雨晦蒙茫茫遠路兀然尤欲斷腸嗚呼母之言何其悲也陟屺之詩云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詩人之意不過憐其去而望其來歸也余每讀之而泣者以詩人之旨不悲於吾母之言而母言尤為可悲也方其時母年尚盛余去母游五年耳而言之尤可悲已如此其後三年廹父命復出出踰十年不歸逡廵至於大故

遂抱終天之恨思此十餘年已來母年漸就衰矣計其年月首尾三四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温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幾千百朝昏也以就衰之年加之以風雨茫茫兀然腸斷積朝昏如此之久則其心之悲而不得一言言之而尤有可悲於曩時者當又何如耶由陟屺之詩是古之孝子仁人雖善言其母思子之情不若母之自言其情為可悲由吾母之言則是雖古之慈母自言其情終不若吾母之言之為尤可悲

也吾居母墓左去數武有三楹之樓夜則棲於此每當隴風蕭瑟山雨淒迷追念吾母曩時之言而歎詩人之所不及所以愴然而泣者寧有終窮耶然而名其樓曰陟屺者聊以志吾之悲焉耳

百鶴阡記

廷敬為先太夫人卜兆於樊山上開阡北嚮廻接洞陽岳神二山圭景適中符節如契蓋自洞陽至阡三山皆拔地千仞迴出萬峰之上昔人謂之洞天其佳處者也

阡去山巔不能百步然自洞陽逶迤而至岡嶺聯緜豊原壇曼紆徐開舒若鳳翔鸞舉行游長空而悠然偃息於此也陟阡之南而下視之百里之内厎柱析城王屋皆在焉卓立挺聳羣望北山若拱若向若騫若騰其靈境矣哉巳未秋中車來井椁初吉之午有鶴來萃不可彈數翔於雲際自西而東盤旋容裔翯羽繽紛若雪若雲鳴唳寥亮如奏笙琴久乃後去於時見者聞者莫不跂跂睢睢驚喜詫異或謂山故靈境鶴斯集焉然異時

不聞有鶴至止者也且余生長於晋亦不見晋之有鶴
北之燕南之宋衛之墟亦不見鶴於今忽有之且如此
其多而盤旋鳴唳於新阡之上久而後去則誠非偶然
者矣夫鶴仙禽也道家謂之仙人之騏驥是鶴之來有
乘之而來者耶史稱陶侃居母憂於墓下二客來弔化
雙鶴飛去說者謂陶母與侃皆非塵世中人故母截髮
剉薦翼其子以顯而士行卒為晋名臣今廷敬浮沉仕
宦進不能樹勲伐以自顯又不獲乞身以退避賢者之

路其於士行無能為役且吾母葬後廷敬廬於冢下者且二年亦不見鶴之來唁則昔者之鶴其非為吾來明甚夫荒忽遼邈之中誠不可究詰矣而百鶴之盤旋鳴唳於新阡之上又久而後去則衆所見聞其為吾母而來不可誣也夫陶母既葬致二鶴之弔吾母之兆方啓而致鶴如此之多吾母之賢於陶母此斷斷信而有徵者矣若廷敬者既於士行尚無能為役况敢望夫大賢君子之門墻者此余之所以自恨而深悲也名阡曰百

鶴蓋所以志吾之自恨而思吾母之賢因以寫其深悲焉爾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國光為戶部尚書時朝廷命有司即其所居之里為治第以寵之公謝不敢當既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顧竟以其治第之金甃陽城縣城城故不甃陽城之城至今甃自公始也當公之時天下承平無事後數十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寇晉

晉郡縣罔不破壞者攻陽城城卒賴覽以完賊無所得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覽之功為多焉去年秋霖雨城之復于隍者且甚縣令延津都君更築之一縣皆受役白巷者公所居里也里人援公前事言於縣曰公覽縣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恵及其子孫請免役都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脫兵燹繄誰之使然乎公覽茲城厥惟公功宜恵及其子孫惟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志公之功於不忘也

嘗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為其臣出官簃治居第高檐巨
桷彤髹雕煥者今或為公廨馬廐矣居高位享厚祿或
多營良田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
為頹垣敗甓荒榛蔓草矣而公嘗所覓之城巋然獨存
於世所賜之宅子孫蒙業而安焉較其得失為何如耶
余聞當萬歷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異特立而
不阿其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
邑之故云乎哉而其及於鄉邑者鄉邑愛慕之子孫享

保之則其及於天下者可知矣彼夫全軀命而驕人之封疆保妻子而悮人之家國不旋踵而身家破滅邑里羞以為鄉人子孫羞以為祖父者深可悲也嗚呼百世而下觀乎此者其亦可以感興也哉

存誠堂記

學士張公敦復以

上賜御書存誠名其堂命廷敬為記記曰經言誠始於伊尹其告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而言存誠則

昉於孔子其釋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乾六位五與二其所釋義尤合焉於二始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旣則曰君德也而其大要根柢於存誠所謂善世而不伐者誠然後善所謂德博而化者誠然後謂之德也存誠之義大矣哉五之辭曰飛龍而二亦曰龍德五之位君也二之位臣也而二亦曰君德譽之至也孔子豈不知君德之不可輒儗諸其臣哉若以爲古之人蓋亦嘗有是言也云爾始言誠者伊尹也伊尹他日又言惟尹躬曁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一德即嚮所謂誠也克享即嚮所言享于克誠也伊尹既自言與其君咸有一德矣則孰謂君之德不可以輒擬諸其臣而臣不當以君之德為德也哉且其見於書者豈惟湯與伊尹為然乎堯舜之臣臯夔稷契也文武之臣周公召公也高宗之臣傅説也使臯夔稷契周召傅説有不與其君同德者則不可以為堯舜文武髙宗之臣也明矣今

聖皇好古游藝窮極至道揭存誠之訓灑

宸翰以賜近臣而勗之以誠蓋所以期待之者大矣順
親信友獲上治民非誠無由也而其至也可以享鬼神
而格天心臣之事君君之事天胥於是乎在公遂以名
其堂朝夕覲省庸自底厲以庶幾於古君臣一德之義
將見天下頌之海內傳之簡冊書之曰惟吾
君暨臣張公咸有一德則阿衡不專美於昔而喜起復
見於今矣此豈獨公一身之寵榮哉吾故以望之公者
而為之記

三晉會館記

尚書賈公治第京師崇文門外第之東偏作客舍以迓以勞恵於往來以館曲沃之人一日牓其居第之門曰喬山書院喬山者古曲沃地也予過入而異焉問之公公曰喬山吾父母之邦也吾欲使鄉之子弟挾書冊考德問業游藝於斯焉以是劃宅以北為書院也一日又過公公從容語予曰吾欲使鄉之大夫士從宦於京師者歲時伏臘以時會聚敦枌榆之義飲酒獻酬雍容揖

遜宴處游息之有所也劃宅以南以舘三晉之人子以為何如予高公之義作而言曰天下之物茍為我所自有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然金谷之池臺平泉之水石旦暮而失之矣京師

天子之都貴人富家侈土木之費楹桷雕煥飛甍蔽虧行路指目一再過焉而不勝盛衰興壞之感彼之念其子孫者何如耶而公舉所以遺子孫者共之鄉人如脫敝屣然蓋其所見者遠矣夫天下之物有什伯於宮室

者矣茍處之得其道與宮室亦無以異也而此又何足為公疑哉或曰公之於三晉之人也於都市有燕勞之館於慈仁寺有餞别之亭皆出已財以經畫之今又有兹舉不亦易於與而傷於惠乎且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功德在當時宜子孫世世守其業者也今以予鄉人將傳舍視之安必鄉人之能善守之者予曰不然公朝廷重臣雖天下大器尚能不動聲色而置諸安處况一居第乎公之為此蓋必有其道矣公之所以遺子孫

亦必有其道矣盍相與成公之美乎公曰子之言善請書之石

賜游西苑記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上在西苑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士臣英侍讀學士臣士奇編修臣杜訥
賜饌於苑中近侍導臣廷敬臣乾學入自勤政殿左門殿門皆北嚮闢以順時宣令

上親題額自警御以聽政事非猶夫避暑之宫追凉之
殿也葢雖
駐蹕所在未嘗一日不與羣臣相接見炎景仄而方食
曙星在而求衣惟勤惟專由輔弼暨百司承令之屬承
寵問被清光亦無一日不得至於斯殿也自殿角趨南
陟横廊徑小軒以西
上講藝論思游息深嚴之地稀有得至者軒裁廣一楹
顏曰知稼出知稼軒踈籬草花被徑周阿蕭然有閭井

林野之思迤西數武秋禾方畝望之如雲前有亭曰秋雲英士奇杜訥三臣者先在焉階而升鵠立以眺維北之院曰豐澤維西之軒曰嘉穎自知稼至嘉穎蓋皆取諸農事為義或采椽斤題不斲不枅或白屋版扉不施黝丹無綺寮重廡文鏡鏤檻之飾盛矣哉堯之土階文王之栝柱大禹之菲薄衛文之節儉也后稷公劉之所樹蓺而無逸豳風之所書載也臣顧諸臣而言曰於戲上聖德至矣吾屬慶遭逢辱恩禮其何力之能報諸臣

皆相與讚歎皇恐稽首即亭中秩坐時久雨新晴瀲波映空動植遂暢魚鳥欣悦頃之芳筵載列而臣等凌兢震越就匕箸如不勝滋懼素餐食已中使就賜
御書及内製法琊塗金香鑪餅合各一玉軸寶題雲章爛然鑪烟尚温合有香實顧惟
恩出非常心魂慙悸中使既復
命臣等九叩首以謝既退竊自念曰古者人主推食加
遺或寵以翰製或錫以御飾器物所以勸勞能待賢彦

也臣田野窮賤才質璅微擢歷臺司日侍禁闥飫賜便
蕃歲時霑被未有寸尺裨補而
上意疊至如此此臣所捐糜難報之恩也已又念賢聖
之君必恭儉勤民恭儉故親賢禮士勤民故重本興化
而養賢及民維古志之臣嘗誦詩而通其義焉解詩者
言由庚人君調陰陽育品彙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
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
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也詩之更相互見明

得賢所以養物也既天下無事澤及四海故次以蓼蕭湛露而燕賜之盛興焉以見夫得賢之效至此為極而為天下之所歌樂矣故又終以菁菁者莪也此非賢聖之君其曷能之茲者

上恭儉勤民聖德之至巍巍無極不以臣等之非賢而過禮遇之如此則夫巖穴道德之士孰不思接迹於

王廷效忠竭智以策功名而顯當世哉此又臣之所深慶者也故竊附詩人之義既為詩五章以咏歌盛事又

謹記之如此云

鶴湖垸記

江陵湖水在其東曰長湖以其東又名東湖東更三十里又滙而為湖曰三湖湖有三也又名之曰鶴湖鶴湖之義不知所緣起或者曰謂其有鶴夫鶴之有無誠不可知然更數十百年亦未見有以鶴之故顯然著稱於時者故其因義以立名莫能知焉自長湖至於鶴湖堤樹渚花繁蘘長薄交踈蔽虧於煙波浩淼之間水開林

起土壤蒼然則少司馬張公箸漢之所居也曰鶴湖垸楚人謂園圃樊落之屬為垸讀為苑若苑圃然箸漢之所居有園亭垣籬之觀焉故因其俗名之曰垸而湖之以鶴名者蓋至於箸漢而始大著其義焉先是箸漢官京師而歸也雙鶴集其洲沚之上自銜草蘆為巢巢高五尺圍大倍之歲孕兩雛其中積雛以十數客至則擊柝為符信召鶴鶴輒率其所孕雛翔舞庭中客去然後已自是以為常鶴不去湖者十年餘箸漢亦家居十年

餘此鶴湖之名所由以大著也及後箸漢來京師鶴遂去不復來今年箸漢請急歸上章曰臣先壠在長湖傍湖波浸壠不治且壞臣不可以不歸省於是

天子使使問長湖在所箸漢指畫以對

天子嘉其誠孝予假遣還箸漢即日駕載道過予取別且為予言鶴湖垸之故予曰異哉昔孔稚圭之作北山移文也曰蕙帳空兮夜鶴怨托借為辭非真有鶴怨主人之不歸也而鶴湖之鶴以箸漢之出處為去來何其

依戀之深與夫鶴之為物孤潔閒遠其高標清韻廻出於毛羽之羣張公之行意其有近於斯者乎故公出而鶴去歸而鶴亦將歸也方今

聖天子坐攬皇輿之勝江山萬里如在黼扆玉几之前嘗圖畫其山河湖江朝夕省覽欲備知原隰川澤險易之所宜以扶育民物與為張弛而化調之江陵長湖之間寓目者熟矣而因公之言復拳拳長湖之為問則

上之眷念公者何如公雖欲優游久處於鶴湖之上其

可得乎雖然公之行類於鶴者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言君子德譽之升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明良一德之相恱也公以九皐之鳴起而為在陰之和其髙標清韻不以出處而有異也巖廊粉署獨不可為公歌招鶴之詩乎

射虎記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巳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

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鬬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牛角刃立死農剥虎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視之以為虎也復與鬬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鉤引虎蹄而縋以巨石乘屋擊虎虎斃人爇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攜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

嚙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勝人蓋徒以其氣力爪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為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郭先生逸事記

郭先生文雄字鳴上文水人居太原為諸生以高選貢於國學奇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恥與俗伍喜交游四方賢儁名流時以其意寄之於酒東鄰有王生好高論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獨喜與之游王生擁貲數千金種秫歲釀酒數百石兩人閉門高飲閒醒則吟誦書詩以自娱樂與世人絶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七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棘屋别編葦蓬以居余適居蓬中與郭先生文滕坐心異其人既散明日郭先

生攜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獨見王
生主其家郭先生為選人於京師蓋至是王生貲且盡
初郭先生意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王生王生傾囊倒廪
以奉郭先生歎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室雖親兄
弟以幾微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釁甚塗人者不可
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貲無吝郭先生受而安之是
皆有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為令於崑
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為令清念王生義不得忘以千

金為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為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浼我也義當與君絶王生拂衣去遊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為吏自苦無何死於官無妻子崑山人憐之葬之縣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闐咽街衢至葬所不絶起冢立祠其傍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為小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腰牛馬間竟棄去不顧郭先生生而無室家獨以其生平所自得施於吏民朱仲卿所謂桐鄉民愛我詎不信

與郭先生無妻子即使返葬視朱公言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天既生才矣而困苦折辱之使之無以為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遂偃蹇以死不得至於為吏既為吏矣且死無以為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而歌思之若是則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才奮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子余覘其皆能有所成立王生雖貧以老而不靳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

之人有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覲其為吏可以彊為善也巳吏部侍郎徐公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書之王生清源人名冉若郭先生之善政遺愛在崑山者崑山人述之今不備書也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

不見虎樵人遥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諸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闢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

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
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
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
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
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
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
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
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

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
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誼所薫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
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
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
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士君
子者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